



（上圖爲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三十八）

· 吳國柄 ·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父母兄弟台北聚首

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乘船離開香港返回祖國復興基地台灣，女祕書蔡蜜和內人一清早便到碼頭送行，碼頭上人很少，由於距離開船時間還早，蔡蜜小姐在船上和我依依不捨的話別，她拉著我說：「你一定要再回來哦！接我一同到台灣去。」我答應她盡力而爲。

上午九點船準時開動，我和三兒修達在船中望著岸上送行的人羣，祇聽到內人喊著說：「別忘了，到台灣後要寫信回來呀！」不一會兒，船到香港港口，看到岸上的英國軍事觀測所，過去我常到這兒用膳，想到這裏的一切，心中有無限的感慨……別矣香港！不久，船繼續向東駛去。

由於好久未坐船，海風襲來，有無限的輕鬆舒暢之感。我們坐在大餐間，與我們同餐間的祇有一位女士，別無他人。這位女士是立法委員——陳逸雲小姐。我和三兒修達住一房間，陳小姐獨自一人住一房間。

中午十二點用膳時，有中西菜供應，我選用餐，味美可口，陳逸雲小姐廣東人，端莊秀麗，那時還未結婚，她到台灣後，亦住在溫州街，和我是鄰居，她說：「我在台灣待不久的，我要到美國，與朋友合開餐館。」陳委員與男友到美國在紐約開餐館，生意非常興隆。有一天晚上她攜帶二千美金獨自出外辦事，不幸在途中遭劫，強盜持兇器往她後腦一擊，不一會兒她就死了，強盜乘機將錢劫走，搶案似乎未曾偵破，陳委員

死得非常冤枉。

自香港駛往台灣的航行途中，第二天早晨，我在甲板上散步，見到海面上的飛魚，結羣成隊，在水中飛舞，可惜離船遠而沒見到真面目。船到基隆港已是夜間，停留港外，等到天明再由領港人員引導客船進港。

到達基隆港碼頭，我和修達都不會暈船，精神非常愉快，一位茶房引導一位省政府的嚴科長來接我，嚴科長是國楨弟弟派來的，我們下船，行李驗關完畢後，搭乘省政府的車子直駛台北市溫州街十二巷二號，將行李安置妥適後和嚴科長同車到新生南路弟弟住的省府主席官舍，即見父母親大人。家人團聚，萬分高興，父親說了許多安慰我和孫兒修達的話，母親更是高興得笑口常開。

閒談一小時後又隨嚴科長到省政府見國棟弟，我們兄弟見了擁抱在一起，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弟弟公務繁忙，我不願多佔他的時間，他要嚴科長帶我到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報到，我到達時，鄭主任委員道儒不在，由執行秘書代見，執行秘書對我說：「歡迎你回來，現在本會有位美籍工程師的聘任合同已滿期，工作尚未完成，因此請你代替他的職務，工作是在基隆建築製冰廠，每天製造冰塊六十噸，供給漁船出海冰凍鮮魚之用。明天早晨你來，我們帶你去工程，你就明瞭了。今晚五點鐘有個酒會在圓山飯店舉行，請你一塊參加。你剛來對台北的交通不熟悉，我派車接你。」

鄭道儒派監建冰廠

午后五時，我到達圓山大飯店，酒會中見到鄭道儒鄭主委，鄭主委是我南開同班同學，他畢業後自費留美，我早年在巴黎遇到他，那時我們都在巴黎渡假。鄭道儒回國後，因為他是基督徒，張伯苓老師特為介紹他到北方軍人傳作義那兒去擔任代表，傳作義派鄭道儒在上海作聯絡工作，當時我是白崇禧的代表，亦被派至上海，我們曾在萬國國際飯店見面多次，經過大陸淪陷的浩劫，我們二人在寶島重逢，尤其特別高興。鄭道儒說：「本會有位美籍工程師將返國，現在為節省經費，他的薪俸是月薪美金一千二百元，但你是本國人，給你二百元美金的月薪，你願意嗎？而且我在台灣，這已是很高的待遇了。」我說：「我願意。」

第二天早晨，我與美籍顧問一同坐車到基隆

工廠，冰廠的工地祇完成三分之二的工程，還有三分之一未完工。未完工的工程有五項：一是房屋工程（供辦公室用的）。二是油池工程。第三項是製冰機器的安裝工程。第四項是動力安裝工程。第五項備冰庫防熱工程。這些工程中的房屋工程和油池工程是由營造廠包工的，動力安裝工程由另一包商包工，備冰庫防熱工程亦是由不同的包商負責。這些工程是土木工程與機械工程、電器工程的連合，我對此非常感興趣。

第三天早晨，我坐專車直接到辦公室，辦公室裏有一項命令，派我到基隆接收工程，外籍顧問並未與我同往，祇要我在接收完畢後，在接收單簽字即可。

第四天早晨，到辦公室時，辦公桌上有一件通知要我到經濟部去會見兼主委鄭道儒部長（這時鄭道儒以經濟部長兼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主委）。我立即遵命前往。鄭道儒見我很不客氣的說：「這工程是由美籍工程師負責的，工程並不簡單，你能勝任嗎？」我說：「我學的就是土木、機械和電機工程，當然可以勝任。」鄭說：「既然如此，我就批准美籍工程師的辭呈並聘任你接替，但這不是鬧著玩的，製冰工程並不簡單，你真的辦得到嗎？我希望你鄭重再三考慮，不要勉強自己。」我感覺他似乎不太相信我，於是我亦乾脆地回答：「當然辦得到。我在倫敦大學學過製冰學。」鄭說：「你若辦不到，我便祇好錄用別人。」我覺得鄭道儒的談話總有些怪怪的，不相信人似的，但我自信必能勝利，不用申辯，等待以後用事實來答覆好了。

油池工程設計不當

第五天早晨到辦公室後，就直接搭車到基隆製冰廠工地，工人仍照常工作，並未因主管的調動而停工，心裏非常地高興。一位譯員對我說：「從前我是美籍顧問的翻譯員。」我說：「我是中國人，中英文都可以對付，不須翻譯員。」又一位自稱是繪圖員和我交談，我問：「你繪那一項工程圖？」他說：「油池圖。油池位置就在我們站的地方下面。我帶你去參觀。」我們一塊前往。繪圖員告訴我說：「現在你所看的就是油池，鋼筋水泥製成的。池裏有鐵板襯隔，防止油從水泥滲透出。油池蓋子亦是由鋼筋水泥製成的，可盛二百五十噸柴油，備供漁船加油之用。」我問：「如果鐵板爛了，油不就漏了嗎？」繪圖員說：「鐵板不會爛的。」我說：「海水浸溼鐵板會生鏽，怎麼會不爛呢？」繪圖員被我問倒後，忙說：「這不是我設計的，是美籍顧問設計的。」我說：「如果鐵板爛了，油滲透到海面上是會發生危險的。」繪圖員說：「有什麼危險？」我說：「如果起火時，浮在海面的油就會燃燒起來，禍及海面上的船隻。」繪圖員說：「那怎麼辦呢？」我說：「這是危險的工程，必須暫停，從長計議。」繪圖員說：「不能停，這是營造廠包工的，要是需要停工的話，必須等完工後再停止使用。這都歸咎於設計的錯誤。」我視察後覺得其他工程都做得不錯，唯獨油池工程需要重新計劃。我說：「等我回到辦公室研商，提出油池封閉計劃，請示是否作廢再決定。」繪圖員帶我到繪圖室

參觀，我發現他們的繪圖能力太差，英文亦不流暢。不久，繪圖員便知難而退，請求調回經濟部服務，不在工廠工作了。對於其他工程的進行，我很滿意，至於油池工程，必須提出報告，呈報上級定奪。這些報告必須以英文撰寫，當時辦公室除了主任委員外，另有一位美人柏格帶，亦是主管。柏說：「我不懂得工程，你找另一美籍顧問商量。」我找美籍顧問，美籍顧問亦無法回答我的二個問題：一、漏油時如何檢查？二、如何修理？天氣熱時，有自行爆炸的可能，要怎麼辦呢？他推說：「我已離開職務，這些事與我無關。」過一天後，美籍顧問就束裝回美國去了。

幸早發現避免危險

關於製冰機器安裝工程方面，因為房子尚未建好，機器自然無法進行安裝，製冰工作無法推動。我將全盤工程進度，先以口頭報告執行秘書並請問：「關於油池方面要怎樣做呢？」執行秘書說：「這方面我是外行，你去問美籍委員。」於是去見美籍委員，他說：「我對這方面是外行，在委員會中有一位是錢昌祚委員，留美的，也是學機械的，我請他答覆你的問題。」這件事傳到鄭道儒耳裏，鄭請錢委員答覆我的問題，我祇好等待錢昌祚的答覆後，再決定是否作廢，但過了二天，錢委員仍無法答覆，於是鄭主任委員請中國石油公司派專家研討我提的問題來鑑定油池是否能用，石油公司派三位專家視察後，一致認為我提出的問題很重要，油池的設計無法補救這些問題，而且是危險的建築，我將視察情形報告鄭主委道儒。鄭接到報告後下令油池計劃作廢並

且停止使用。（當時油池雖作廢，但仍存在，而且鐵板都生鏽爛掉，淤積一坑水，與海水相通。這些證明我的顧慮是不錯的。）

鄭道儒是我南開同班同學中宦途得意三位同學之一，這時正出任經濟部長。第二位是弟弟國楨，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第三位是于俊吉，任駐義大利大使。我早已決心不做官，祇希望在工程上求發展，多做一些建設工作。

油池關係基隆港的安全，由於我的報告而廢止，否則真是後患無窮。因此鄭部長在家設宴款待我，以答謝我的建議。在宴會中，我首先站起來說：「這都要感謝蔣總統介公，要不是他老人家，我怎麼會到台灣，不到台灣那有機會阻止這項危險工程的發生。」大家舉杯為蔣總統祝福，同時慶賀基隆港的安全。這餐飯吃得很快。

工程進行到第三個月就全部完工，由澳洲購進的製冰機亦已安裝妥當，開始生產，工廠將建廠完工情形呈報經濟部，奉經濟部指示派漁管處處長陳良前來接收工程。一切移交手續完成後，我的工作就到此結束了。陳處長請我吃飯。陳良說：「外人估計這項工程需要一年半的時間，你在三、四個月就完工了，省下不少外匯，應該慰勞。」我回到台北辦公處報告委員會，一切移交清楚。過幾天，接到命令說：「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應予撤銷。」於是我的責任算是全部完成了。

總統召見親切垂詢

基隆的工程完畢後，壓力減輕，頓覺得輕鬆太平。我與弟弟商量時說：「我想謁見總統。」

弟弟說：「總統很忙。我請人為你登記求見，等待總統接見訪客的時候再去謁見。」

過了一星期接到通知要我在早晨十點半鐘到達總統府管見先總統蔣公介石，我準時到達，侍從官引進會客室。不一會侍從官要我進入總統辦公室，我進門時，蔣公起身招手示意我坐在他旁邊，對我很親切。蔣公說：「你是從香港回來的嗎？」我說：「是的，這次專程向總統請安。」蔣公說：「好。你在武昌為我修建的官邸，住得很舒適，你在武漢重慶做的工程很多，成績很好，我很高興。但來台後，我未曾見到你，因此問你的弟弟，他說你人在香港，你在香港時從事什麼工作？」我回答：「我在香港英國軍部擔任工程師，同時研究大陸問題，預備將研究心得呈請總統指示。」蔣公聽了隨即問我：「你認為大陸是如何失敗的？」我回答：「失敗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的失敗。」蔣公說：「有何證明呢？」我回答：「我們訓練的文職學生，有些人在文字、語言上反對政府。我們訓練的武職學生，有些人作戰不力，有些人叛變投匪，匪軍所用的槍砲武器都是我們的。……」蔣公聽了後，似頗同意我的看法。我見蔣公公務繁忙，不敢多耽誤他老人家寶貴的時間，於是起身告辭。蔣公亦起身送我到門口。我看到蔣公容光煥發，精神奕奕，心裏非常高興。出來後我對侍從官說：「我希望拜見陳院長辭修。」

應聘政院設計委員

陳院長的侍從官引我到院長室，房間裏有很多人。陳院長起身招手示意我坐在他旁邊。陳院

長說：「你是剛由香港來的嗎？」我回答：「是的。」陳說：「你應當早來的啊！」我回答：「自從回國後，多年未曾出國。因此留在香港，希望多吸收些外國的知識。」陳院長說：「行政院聘你為行政院設計委員，希望你多出點主意。」我回答：「謝謝院長。」隨即起身告辭。

在行政院任職不久，民國四十三年秋天，行政院設計委員會併到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光復大陸設計委員由總統聘任，我亦隨同轉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我應聘後直到現任仍然按月出席會議，參與研擬光復大陸重建方案的研究工作。

不能回港決定定居

我回到台灣過了四個多月，工作告一段落後，心裏惦记著香港的家人和女秘書蔡蜜。於是與弟弟商量，請他發出境證。他說：「我不能發出境證給你。你在行政院工作，必須經行政院長批准後通知我，我才能發出境證。總統和陳院長都很器重你，相信一定會給你新的工作，不會讓你走，你暫且忍耐等待吧！快把嫂子和家眷接來安居。」我離開香港時，大家都希望我能再回香港去，但我已受任公職，祇好在台灣定居。因此寫信回香港，要他們不要再指望我回去。我寫信給瑞池跳舞場的老闆，他非常的敬重我，並以「中國王子」廣告幫我打知名度，他因為銷售酒類頗多，生意興隆，賺很多錢。同時他曾對我讚賞說：「我到中國不少地方，從未見過像你這樣活躍的人，能說英、法文，實在不簡單，我要和你做個好朋友，希望將來我們能合夥開個跳舞場。」

想到他的情誼，在信中我告訴他：「我不準備回香港了，但不要失望，也許以後我們仍有機會在一起。」

我想到黃潔玉的痴情盼望，於是我寫信告訴她一些人生的道理。我說：「不要氣餒！不要再等待！上帝如此地安排，我們可能無法常在一起，我會為你祝福。」同時想起內人的叮嚀，於是寫信告訴她準備在台灣安居的事，並希望她安慰蔡蜜。我在信上說：「請妳告訴蔡蜜，我們會想辦法接她來台灣定居，請她耐心地等待。」

我內人告訴二兒子修宏，準備將侯王道的房子頂租出去，向屋主要回三仟元的押金，並將傢俱設法轉售給即將搬進來的人家。因為大兒子在美國讀書，我希望二兒子仍繼續留港求學，我要他搬到華乾吉夫婦的住處，繼續完成他的學業，暑假期間再回台灣與我們同住。內人照我信上所說將香港的事務一一結束後，我又去函催問內人何時起程到台灣。我將心愛的打字機留給二兒子。（這部打字機是在漢口時一位美軍送我的，我由漢口帶到桂林，桂林到廣州，到香港時也帶在身邊，平常供孩子們練習用。因此就是在逃難期間，孩子們的英文打字訓練仍然繼續練習，不曾中輟。）

從廁所水溝等想起

香港回不去，台灣基隆港的冰廠工作結束後，趁這段空閒時間至台灣全省各地遊歷訪問，希望能找到適當的工作，或是從事創業，雖然弟弟是省主席，但是各機關都不缺人才，暫時沒有工

作做。我雖已被聘為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每月交通費祇有伍佰元，如何能養家呢？於是與弟弟商量出路問題，弟弟說：「公務員生活原本就是清苦的，如果要像你在香港的生活，在台灣是絕對辦不到的。」我要求弟弟讓我回香港，弟弟堅不同意，不肯為我幫忙。弟弟說：「你還是一心一意留在台灣吧！台灣要做的工程實在多，何必要到香港呢？是不是懷念那兒的跳舞場？」我說：「我嚮往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弟弟說：「台北新公園中國之友社專為外人而設的，你也可以到那兒去跳舞。」我說：「我去過，但不夠味。場地太小，沒多大趣味。」弟弟說：「想點別的事做吧！何必一定要跳舞。」聽了弟弟的話，我悵然地走到弟弟的書房，找些有關台灣的資料，祇拿了一本台灣地圖打算研究一番，於是就帶回溫州街十二巷二號的住處。這棟住宅是省政府主席的官邸，因為弟弟自己在新生南路有房子，於是讓我居住。這棟房子在日本時代是一位台大教授的，一切建築都是日式，三房二廳，廚房、衛生設備全是木造房子。

我悶悶不樂的回到溫州街主席公館上床休息，想到伍佰元要如何養家呢？通宵輾轉反側，夜不成眠，忽然一陣大風刮過來，聞到一股奇臭無比的味道，頓覺得不舒服，我以為主席的官邸都有這股味道，其餘的房子一定同樣或者更糟。

第二天早晨，我發現屋子四周都有明溝卻沒下水道，蚊蟲滋生，真是骯髒。晚上睡覺要安上蚊帳，門窗都釘有紗罩，碗筷都須有防蚊的器具裝置。突然有一個意念進入我的腦裏，這不是一

大工程嗎？我可以從事革廁所的命，改善環境衛生。於是高興地出門準備步行到弟弟家。一路上所見的情形都是一樣髒亂，其中有戶人家正挑糞到水肥車倒，我掩鼻而過。我想如果我能取消這種簡陋的廁所，改用新式的抽水馬桶，不就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嗎？於是繼續步行到弟弟的公館，先到父母親臥房請安，父母親對我說：「你到台灣後，我們就全家團圓了，不要再有回香港的念頭。」我說：「不行啊！伍佰元怎夠我養家呢？」父親對我說：「大丈夫能屈能伸，有錢就多用，沒錢就少用，儘量省吧！」母親也說：「以前在北京時，你父親在朝為官，幾年都欠發薪俸，我們還是熬過來了。不要焦急！你要暫且忍耐。」聽了母親的告誡後，我說：「是」。

高雄愛河一段笑話

荷蘭人佔據台灣時，稱其為「FORMOSA」，亦即美麗之島，日本佔據五十年間，曾建設南北鐵路，開闢蔗田及日月潭的水力發電，高雄煉鋁場。我計劃搭火車，觀察通往糖廠的鐵路。這時內人已到台灣了，我們打算一同到日月潭遊玩並考察水力發電。再考察農村，了解民間的生活，我非常感謝省警務處陳友欽副處長派人陪同導引我們遊玩參觀訪問各地風景和各項建設工程。訪問行程的開始是由台北向高雄出發。途中在台中停留一天，台中沒有人行道、下水道，廁所亦是糞坑式，髒亂無比。搭上火車到台南，台南祇有些殘破的古蹟，其餘都與台中相差無幾。再搭上火車到高雄，住宿圓山飯店。那時的圓山飯店

是招待外賓的。雖然住的是豪華的飯店，但有一股怪味道使得我輾轉無法入眠，於是起身問茶房：「這奇臭無比的味道是來自那兒？」茶房說：「這股味道來自附近的愛河臭水溝。」唉！「愛河」實在可以改名為「臭河」了。茶房告訴我一個笑話，茶房說：「有一對年輕夫婦因想不開，從台北到高雄，準備在愛河輕生。但二人看到愛河的黑水及難以忍受的氣味，不願意往下跳，於是打算回台北的碧潭跳河自殺。唉！可見即將要死的人，也要擇清淨的河水，不願往臭水裏跳。」在這飯店實在無法待下去，於是搭上汽車到左營探望叔叔吳經熙。他是海軍總部人事處處長，由於多年未見，叔叔看見我非常地高興，留我在他家吃飯。左營沒有下水道和抽水馬桶，與台北一樣沒有市政建設，並且台灣水泥公司在左營附近，空氣中蒙上一層水泥粉末，看得心裏很不舒服。於是回旅館，但不在旅館裏用膳，找一間離愛河遠一點的飯館用膳，但仍是臭味撲鼻，實在無法進食。

吳三連邀作鄉野遊

吳三連先生是本省台南縣人，當時任台北市市長。他聘我為台北市政府的顧問，特地約我及范爭波（亦是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到其台南故居，並且遊覽台南名勝——關子嶺，及台南至台北途中的大廟。我帶著小兒子修達，一塊前去遊覽。

第一天住宿吳三連先生出生地的住宅。這種住宅位於海邊上的一個村莊，村中全是不造矮房

，沒有高樓大廈。在吳家住了一夜。飯菜也以魚類居多，完全是台灣的鄉下口味。晚上是睡在大木杅，上舖有榻榻米。被窩很厚但長度、寬度都短，蓋在身上成一個「申」字，頭腳都露在被窩外。被窩太厚，蓋上覺得熱，不蓋又會冷。因此一個晚上沒睡好覺，而且廁所也是糞坑式。談到求學的過程時吳市長對我說：「小時候村莊沒有學校，常要走很遠的路去上學。」

第二天早飯後，吳市長伉儷及吳小姐和我們一同搭車前往關子嶺。關子嶺地底噴火，一年四季都不息。（因為當時科學不發達，總是神話編織一層神祕的色彩，而不知這是地下瓦斯。）我們步行上山，關子嶺上有個小山，山裏有個洞，洞有火噴出，又有水流出。前人以為神祕又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因此在碑上題：「水火同源」以示自然間罕有的現象。旁邊設有茶棚，遊客都在此休息，我們也停下來在茶棚喝口茶並觀賞自然界的奇景。停留一會兒，就步行下山了。走得雖不遠，但大家都喊腳痠疼，襪子也破了，於是脫下鞋，赤足下山。走了十幾里路，才到了一個村莊，我們的旅行車就停放在那裏，我們留在村莊找間飯館用膳，飯菜做得可口，全是台灣料理。飯後繼續上路。車子一路開得很慢，欣賞沿途的風光，並且參觀很多廟宇，廟裏香火鼎盛，不少的善男信女都來膜拜。有許多寺廟，正在興工擴建，可見民眾信仰的虔誠，又參觀一座農業學校後，汽車到達了台中，於是由台中搭上火車回台北。這次遊覽玩得很高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台灣各地區的糞坑實在臭，我一定要想法革這臭味的命。